

南非

约翰内斯堡
Johannesburg

NANFEI XINLI

心旅


——一位中国汉语教师的南非感悟

孙琴 著

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[Http://press.swjtu.edu.cn](http://press.swjtu.edu.cn)

责任编辑 郭发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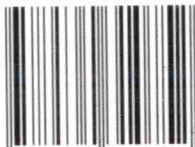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 



南非
NANFEI XINLI
心旅

——一位中国汉语教师的南非感悟

ISBN 978-7-5643-1075-2



9 787564 310752 >

定价: 20.00元

南非心旅

——一位中国汉语教师的南非感悟

孙 琴 著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· 成 都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南非心旅：一位中国汉语教师的南非感悟 / 孙琴著.
—成都：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，2011.2
ISBN 978-7-5643-1075-2

I. ①南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7000 号

南非心旅

——一位中国汉语教师的南非感悟

孙琴 著

责任编辑	郭发仔
封面设计	墨创文化
出版发行	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(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)
发行部电话	028-87600564 87600533
邮政编码	610031
网 址	http://press.swjtu.edu.cn
印 刷	四川经纬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148 mm×210 mm
印 张	6.25
字 数	169 千字
版 次	2011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2 月第 1 次
书 号	ISBN 978-7-5643-1075-2
定 价	20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：028-87600562

许是因为夜深了，我的思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。一上飞机就吃晚饭了——晚上 12 点时南非时间是下午 6 点。丰盛的晚餐之后，我立刻入睡。不知睡了多久，屁股剧痛，醒来——天啊，才过了 5 个小时，还有 8 个小时，想站起来走走，空姐不允许，未遂。我好久没有把屁股坐疼了，左挪右靠了一阵，再次入睡。偶尔醒来，却睁不开眼，于是放任自己昏睡到终点。

感觉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，约翰内斯堡已经就在眼前。机窗被打开，外面已经明亮成一片，阳光透进来，刺眼。降落了，机场平坦、宽阔，但很简陋。

下了飞机，急速前行，走了好远才遇上接自己的人。取了行李，顺利出关。

约翰内斯堡不是目的地，于是我们又上了汽车去比勒陀利亚。公路两边是平坦开阔的空地，红土，上面散落着很非洲的枝繁叶茂的大树，这是我很喜欢的风格。没有印象中城市的味道，比勒陀利亚就到了，依旧开阔，见不到人，只是路边满是缀满了紫色花的佳嘎兰答大树，有几分妖娆的艳丽。

20 个小时，我从北半球的昆明来到了南半球的比勒陀利亚，从深秋飞到了初夏。明天会是什么还不知道，只有让生命去等候了。



我的新家

房东家很大，占地大概 2000 平方米吧。有两幢平房，被很大很大的院子包围在中间。四周有栅栏，不高，但上面有电网。院子里有很多大树，树荫下的草坪上放着白色的方桌和圆圆的靠背扶手椅，浪漫而诗意。在我卧室的窗前，橘黄色的天堂鸟骄傲地盛开着，白

色的雏菊静悄悄地嵌在草坪和天堂鸟之间，散发着简单而低调的美丽，还有玫瑰散落其间，白的、红的，显得有些孤芳自赏。

房东是一对 60 多岁的白人夫妇，和蔼可亲，健谈，有良好的修养，还在工作，早出晚归。同住的还有一个黑人小姑娘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在上大学，性感而漂亮。一刻不离家的是两只狗狗，一只肥壮如猪猪的大沙皮狗，老肥，一只小巧玲珑、被修剪得状如绵羊的狗宝宝，小东西。两只狗狗也许是独自在家待得寂寞了，见人就往上蹭：小东西喜欢站起来把前脚搭到你身上，伸出舌头舔你，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求你抱它；老肥只会用肥硕的身子在你腿上蹭几下。狗狗都喜欢跟人，你走到哪儿，它们就跟到哪儿，仿佛小尾巴。我初到的几天就常常和狗狗泡在一起，任它们舔我、跟着我进厨房、在草地上散步、在我房间小睡。我其实是一个很害怕狗狗的人，但现在了无恐惧，可以和狗狗零距离接触。

闲着，就放任自己睡到 9 点才起床。大家都走了，只有自己和狗狗在偌大的家里逛来逛去，多少有些寂寞。待屋外的园丁离去后，坐在树荫下的扶手椅上，看辽阔的蓝天白云。空气非常干净，嗅不到点滴污染的味道。外面很少有车驶过，了无嘈杂之声，只是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透着几分灼人的热度。

感觉不够非洲，似乎很欧洲。



第一天上班

睡了一天，倒了下时差，整个人精神多了。第二天却还是磨蹭到 9 点半才去办公室，学习使用学校的办公网络。不太复杂，很快学会了，查看相关资料，想象自己未来的工作。

11点被通知去开会。懵懵懂懂地去了，原来是很重要的学生表彰会。校长隆重地介绍了我的到来，还要求我上台给大家看看。在掌声中走上台去，想着自己代表的是中国，腰挺得很直。校长突然要求我说几句，没有退路，就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及汉语教学的期望。坦然地结束“演说”，获得一片真诚的掌声。走下台时，惊叹于自己的才思敏捷、处乱不惊。

下午一直在乱电源转换器和上网的事情。学校的电脑没有汉字输入，我的电脑插头规格不对，取不了电。Louis，电脑老师给我找到了电源线。可以取电了，但上网怎么办？无线上网。一点不懂汉语的他，竟然在我不太清楚的解说下，硬是把我的中文版电脑设置到可以无线上网。我感叹不已，拍手称快，喜悦写满眼角眉梢。最后只能说“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find the right person”。我发自内心地开心，真诚地请他下周去中餐馆吃饭，他欣然答应。有了电脑，有了网络，就不必再跟狗狗混了。哈哈！

晚餐是和学生一起去吃自助。有点贵，但菜品特别丰富，还有美味的甜点和冰淇淋。我吃得好开心。更大的收获却是和学生的谈话：我们聊中国，说汉语，谈未来。有一个很帅、很酷的学生大谈挣钱，面对老师的问题：“What’s the point of earning money?”他从容作答：“Money can make happiness easier.”在中国我常常让学生辩论“Can money buy happiness?”我从来没有想过该辩题的正误，但今天我突然觉得那是中国式的理念，是有问题的。

去餐馆的路上看到了一树树盛开的佳嘎兰答，树上紫色的灿烂，树下是一地紫色的梦幻，美极了。没有高高的建筑物，没有流动的人流，路边的院落整洁、宁静，明亮的灯光透出家的温暖。

比勒陀利亚，一个美丽的城市，会是梦开始的地方吗？



我的学校

今天是星期五，我上周一早上八点到的这个学校，已经整整两周了。我看到、听到、想到了很多，觉得自己应该可以有资格来写写这个学校了。

这是南非非常有名的私立男子高中，位于比勒陀利亚市东郊，始建于1963年2月1日，最初只有37个学生和3个老师，到2008年10月有540多个学生和40多个老师。南非政要、各国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官员的儿子基本上都在此就读。此外，还有大企业、大财团老总的儿子。学生中南非人居多，也有非洲邻近国家的孩子，如博茨瓦纳、加纳、津巴布韦、纳米比亚等，还有少数亚洲人，主要是韩国人、中国人（台湾孩子居多）。

学校占地大概1000亩，办公楼、教学楼、图书馆、礼堂、计算机中心、食堂、学生宿舍、篮球场、足球场、游泳池、攀岩、大草坪、教堂，一应俱全，设施精良，布置有序，很是漂亮。校园内还星星点点散落着一些院落，是老师们的家。院落布局各异，但都是风景。建筑物基本上都只有一层，土红色的墙砖、洋红色的瓦，整齐一致的风格令这些建筑物在绿树红花的掩映中显得庄严厚重，颇具韵味。

学校的学生有走读的，也有住校的，基本上各占一半，但都有自己的宿舍，午餐都统一在学校吃，免费（其实已经包含在学费中了）。学校有六栋学生宿舍，各年级的学生按照一定原则混住在同一栋楼里，每栋楼都有 head of house（楼长）和 tutor（辅导老师，相当于班主任吧）。学生的日常管理以宿舍楼为单位，各种通知及各项评比都是以楼为单位展开的，大家不太有班级的概念，更多的是 house 的归属感。

各个老师的教室是固定的，学生根据自己的课程流动着到不同的教室上课，所以教室的布置不具有“班级”的风格。老师的课都安排得很多，每周大概 20 至 30 节，还要参加学校很多其他的活动（每周一和周五两次教师会议，周三的全校大会，周二和周四的礼拜，好在每次活动都不会超过 20 分钟），整天忙忙碌碌的。学生每天有 7 节正课，下午 2 点 15 后是体育活动。早上 7 点 30 开始上课，一口气上 3 节课，一直到 9 点 50 才能休息：7:30—8:20，8:20—9:00，9:00—9:50。9:50 到 10:10 归辅导老师安排学习、训导或者通知什么的，10:10—10:35 是特别活动时间（周一练习合唱，周二和周四做礼拜，周三是全校学生大会，周五是学生干部会议），10:35—11:05 是课间休息，11:05—14:15 有 5 节课。时间不等长，但不同的年级轮流去吃饭，所以实际上 4 节课。14:15 教学活动结束，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体育活动（有上课性质的，也有俱乐部性质的）。17:00 全部教学活动结束，走读学生回家，住校生晚餐。

校长是个爱尔兰人，谦和、幽默，但做事严谨、雷厉风行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整个学校的管理显得有条不紊（尽管是很纯粹的中学管理模式）。每个学期初所有的人都可以拿到本学期的安排（Term Calendar），具体到每一天的主要活动。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所有的活动都会照常发生或进行（这在中国的学校里是难以想象和施行的——要计划到 3 个月以后，而且要精确到天，实在太难）。校长参加学生活动（学生大会和礼拜）时，不论自己是不是主持人，都穿着黑色的长袍，给人很权威、不可冒犯的感觉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吧，南非大部分人信奉基督教，很多学校是教会学校，我的学校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个学校每个学生每年的学费是 60000 兰特，大概相当于 50000 人民币，相当昂贵，但依然避免不了众多的宗教活动和体育赛事（也许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来的?!），唱圣歌、读《圣经》、听教诲是每天的必修课，篮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曲棍球、板球、水球、攀岩样样俱全，无限丰富的校园生活。每周两次的礼拜是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的，由学校的老师或学生（以楼为单位）轮流主持，形式各异，但都有布道，教导大家理性看世界和

温和做人 (renew your perspectives, forget the past, remember your purpose; don't complain and enjoy what you are doing, etc.), 归根到底就是做耶稣的好孩子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真正接受教诲, 能身体力行, 只听说这样的学校也做不到路不拾遗, 学生偶尔也会打架——看来在“上帝”的教诲和人的天性、本能的天平上, 天性这颗砝码还是要重些。

私立学校教学条件好, 与世界接轨程度高 (经常有机会参加各种世界级的比赛), 但在南非的整个教育体系中只占 2%, 绝大多数的南非普通民众还是只能选择就读于公立学校——在“上帝”宣扬的博爱中享受不一样的爱。

我来到南非完全是一个偶然, 来到这个学校也是偶然。如果我的生命中注定躲不开这个偶然, 那就只能拭目以待了——改变是必然, nothing is forever。



走到 Menlyn

Menlyn 是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, 类似于昆明的百盛吧。步行只要 15 分钟, 而且一路是景致: 路两边都是院落, 大小不一, 风格各异, 但都是绿树掩映、繁花似锦; 路上偶有车辆驶过, 没有灰尘; 沿路的紫色花开得沸沸扬扬, 地上落英成梦。

黑人女佣一路和我说话, 介绍他们的生活。偶尔有行人从我们身边走过, 大家也都很坦然, 毫无戒备之心, 我很高兴。过路口的时候, 尽管没有车, 女佣也会特意拥着我, 让我觉得有人呵护, 很温暖。路口有一个女的, 很年轻, 白人, 身上挂了牌子站路中间。我猜想是讨钱的, 问女佣, 得到答复: 是的, 但他们拿到钱就去买

酒喝，醉了就躺路中间。其实昨天也见到黑人站在路中间，没问，猜想就是要钱的。以为非洲贫穷的只有黑人，想不到白人也如此落魄。是害群之马吗？可悲？！

购物中心很大，布置得井井有条，顶层是儿童游乐中心，有小孩子的天地，也有大孩子的极限运动——滑板。站着看了一会，分享他们的快乐。买了点小东西，付账时排长队，逗前面可爱的黑人小孩子，试着和他们说话，还摸了那个小孩的手，可惜他们不说英语，我就使劲微笑，换回笑容几许——微笑是世界的。在收银台看到说明，原来有罢工，所以有长队，要大家理解——We think you can understand...

买了冰淇淋，和女佣一起旁若无人地吃着，穿行在彩色的人流中，不介意别人怎样看自己，很享受。还去看了家居用品，流连于精致和美丽中，忘记了自己是个异乡人，很想买点。最后买了很非洲的牛肉干，biltong，是生的。尝了点，味道还不错。

就着夕阳往回走，看远处缓坡上成片的绿树和星星点点的房子，感觉不是在人间。

回到家，狗狗老远就冲过来，舔我。看来，不能离开太久。



我的非洲

非洲让人想到的常常是高温、贫穷、饥饿，黑人孩子瘦骨嶙峋的身躯、呆滞的目光。而我对非洲的记忆却几乎全部来自电影《走出非洲 (Out of Africa)》，烂漫而富有诗意：与世隔绝、平坦广袤的大地，一轮如火的烈日下，稀稀落落的大树散落着，狮子、豹子、大象或悠闲地踱着方步散步或饥渴地寻找猎物，偶尔有手持长矛、

顶着羊毛状卷发的黑人跳出来叽叽喳喳地边叫边舞，释放着自己的快乐或者悲伤，用他们自己的思维推理、规划着外面的世界，并试图躲避外界的干扰，自得其乐地老去。就是凭着这一点对于非洲少得可怜的知识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只身走向非洲。打算去领略很纯粹的非洲——尼日利亚，却很意外地来到了南非的比勒陀利亚。

到了比勒陀利亚，看到了很非洲的广袤红土、空旷、星星点点的大树，也看到了肤色深浅不一的黑人，但在眼前展开的更多的是欧洲风情：现代化的商厦、停车场，很欧洲的洋房别墅，铺天盖地的英语传媒——报纸、电视、广播都用英语，稀少的行人和成河的车流。商场里闲逛的大部分是白人，草地树荫下闲坐的几乎全是黑人——在商场里感觉自己在欧洲，商品、顾客都强化了这种错觉；开车行进时感觉还是在非洲：裸露的红土，空寂的旷野，匆匆行走着的黑人。

作为南非缩影的比勒陀利亚应该是一个历史的产物，是非洲和欧洲的交集吧——几百年前欧洲人来到这里安家落户，带来了欧洲的文化（思想观念、生活方式）和语言（现在南非通用的是阿非卡利亚语，Afrikaans，就是荷兰语、德语等语言的综合体，非常接近荷兰语），改变了土著黑人的原始状态，加速了其现代化的进程。南非在白人的统治与黑人追求平等的纠缠中一步步走到今天，但就其目前的社会结构来看，依然是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——白人有更多、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，占据了较多体面的工作职位；而黑人依然挣扎在社会的底层，多从事服务性工作。

南非有 11 种土著语言，但彼此之间不能沟通，所以现在通用的是阿非卡利亚语和英语。这两种语言广泛运用于政府、学校及日常生活中，是很多人的母语——白人的语言；建筑风格、生活方式、宗教信仰也都是白人的。南非曾经是黑人独有的，现在是白人、黑人、黄人（越来越多的亚洲人选择到南非定居）共同的乐土。



南非？南非！

这两天有太多的感触：宗教、黑人、音乐、饮食。

昨晚是 matric (高三学生) 的 **Valedictory Service** (告别活动), 在学校的小礼拜堂 (chapel) 里举行, 很感人, 虽然很宗教。学生宣读了《圣经》中的一些章节, 神父一样的老师说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话, 鼓励学生在“上帝”的注视下成长, 开始新的生活。大家一起庄严肃立唱了圣歌和校歌。我静静坐在离祭坛很近的地方, 认真地看着身穿长袍的人们进行祭祀活动, 用心感觉其中的虔诚。每当音乐想起, 我跟着大家肃立, 唱自己也不懂的圣歌, 只觉得心中洋溢着爱和谦和。当学生演唱时, 我专注地看他们的表情, 听他们的歌声, 努力体会其中的美丽、祥和。原来宗教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担负了如此重要的责任,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深度的教诲。学生的家人也来了, 来陪毕业生聆听, 来见证他们生命中的这个重要时刻——父母兄弟姐妹的爱和关心会是他们未来成功的基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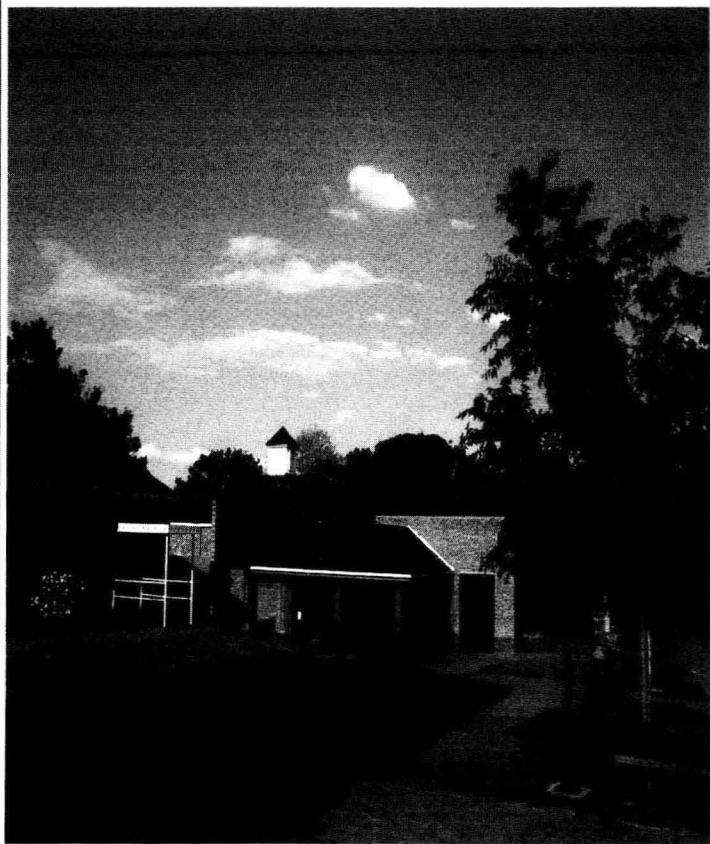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是 **Speech Day & Prize Giving**, 非常地隆重。大草坪上搭起了造型漂亮、气派的白色大篷, 装饰得庄严而美丽, 1000 多人有序地坐在其中。校长首先大致讲了过去一年学校的进步、改变以及目前的教学、师资情况, 诙谐幽默, 赢得了笑声阵阵。其中一句很令我感慨的话是: “Parents always worry about what the children will be tomorrow but they don't know the children have been somebody today.” 是啊, 也只有号称可以 “prepare a young man for life” 的校长才敢讲这样的话。颁发的奖项很多, 学习、各项比赛、运动。主持人用这样的话开始了颁奖活动: “Teaching is only a quarter of education and sports take three quarters.” 学校的篮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

曲棍球、板球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，用发言学生的话来说是个“super year in sports”，英语、数学、辩论各项比赛也在全国名列前茅。也许运动真的和成长有关，尽管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读书上，但也不会离成功太远。其实，事实已经证明：现在学校里情商的熏陶、人脉的建立比接受知识更重要。活动中间穿插的歌曲演唱让我震撼不已：学生们唱得那么精彩、投入，感人至深；黑人学生领唱，边唱边舞，音色漂亮，舞姿充满活力，让我真诚地把手掌拍痛。我不懂音乐，我也不太听得懂他们唱些什么，但我觉得内心深深被触动、震撼，想和他们一起歌唱，这就是音乐的魅力。我突然觉得黑人和他们的音乐的确与众不同，有着非同寻常的穿透力。

来了4天，今晚第一次吃到了很非洲的饮食 pap——一种玉米面糊糊，用来当饭吃的。黑人女佣真厉害，就用一口不锈钢的锅在一个类似电磁炉的东西上，把玉米面煮出了米饭的效果，还用勺团成了球状放在盘子上。菜是一片猪肉：涂了咖喱粉和盐放到油里炸一会，然后放点番茄泥和洋葱焖熟，起锅后可以加点调料，或者不加。不太好吃，真的。要这样吃两年还是很挑战的！

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。尽管大家都这样说，我每次拿杯子从水管里接出水来，都要数1、2、3才能喝下去——想着要把可能用来冲马桶的水喝下去，胃里还是会翻腾几下的。也不知道要数到什么时候，希望早点结束。

南非，就是这样的。



南非的中国人



生活在比勒陀利亚的中国人

南非的领土面积是 122 万平方公里，但人口只有 4800 万，其中白人大约占了 10%，近 500 万，其余是黑人。那么生活在南非的中国人（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）有多少呢？据说有近 20 万，他们有的已经在南非生活了几十年，有自己的事业、家业，加入了南非国籍，成了南非籍华人；有的人到南非三四年了，或求学或工作，依然持中国护照。这些中国人在异乡生活得怎么样呢？

约翰内斯堡的中国人比较多，主要是生意人。对约翰内斯堡的中国人的生活，我一无所知。但在比勒陀利亚，我见证了中国人的快乐或忧伤。

比勒陀利亚离约翰内斯堡大约只有 60 公里，但清静、空旷许多，没有什么工业，商业也不算太发达，人们在这里可以更多地享受生活。

比勒陀利亚有几家中国商店和中国餐馆，经营者主要是中国香港人。他们大多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，能熟练地使用阿非利卡语、英语和带浓重香港腔的汉语。中国商店的商品主要是食品，从大米到调料，都比较齐全，几乎全部是从中国（包括台湾）进口的，也有少量具有中国特色的小饰品，还有不多的新鲜蔬菜（白菜、萝卜、葱、姜、芫荽等，是中國人在南非种植的、专门供给中国商店的，一般的超市没有出售）。中国商店的消费者群比较固定（常住的中国人和喜欢吃中国食品的南非人），但应该不多，所以尽管商品价格是中国国内的 2 至 3 倍，但感觉店主不是很富有。中国餐馆规模都很